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

让微光照亮"不彻底的人"

几年前,王十月在文章《总有微光照亮》中,写到自 己在珠三角小镇南庄的打工经历,那些灰尘与噪音,那 些人与事,让我印象深刻。尽管打工经历沉重、单调、 苦闷,且不乏荒诞,但作者还是在几个"可爱的姐妹"身 上,看到了"一道道微光","让我开始学会了怀着感恩 流浪,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打开自己紧闭的心。"这让我 想起此前曾读过的王十月的其他作品,《无碑》《收脚印 的人》《如果末日无期》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其实也都 充满了困境中的奋发、绝望中的希望、冰冷中的温暖、 黑暗中的光亮。毋宁说,王十月是一个"追光的作家", 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也是一些"追光的人",他的作品自 然也就是"追光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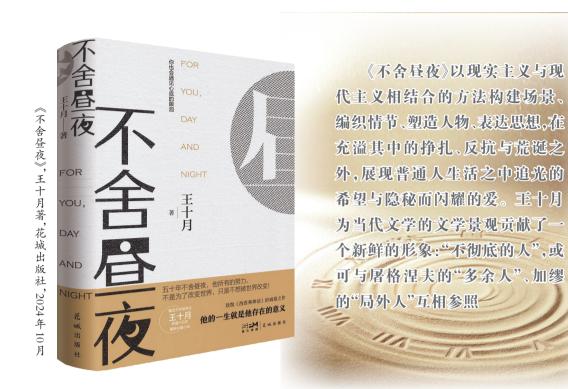
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作为一部致敬 加缪《西西弗神话》的作品,在充溢其中的挣扎、反抗与 荒诞之外,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主人公王端午那颗火热 的心,他的上进、反省以及至死不灭的羞惭与悔恨,都 是人性中最为珍贵的品质。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王端 午化身网红主播,在直播间里讲他的"失败学",他认 为,"通过他这个小人物失败的人生,也可以看到中国 人梦想过上怎样的生活,以及为了过上这梦想中的生 活,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代价。他讲人生荒诞,但他更 讲在荒诞之中的光。"无论世间多少艰难,人生多么荒 诞,只要有了这些光的存在,我们就有希望。

《不舍昼夜》是王十月积蕴15年的重磅力作。小说 以"70后"主人公王端午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详尽描绘 了从20世纪70年代至2023年近半个世纪里个体生命 的成长历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透视社会的演变,折 射时代的更迭。

自踏入文坛伊始,王十月就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法,中间也夹杂着现代主义的点缀与尝试,比如 在《米岛》里,就以一株千年古树的口吻,来讲述米岛从 形成到毁灭的过程;而在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里, 作者则践行了"未来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作品展现出 更加鲜明的现代性与独创性;到了《不舍昼夜》,王十月 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再次融入了现代主义的 因素,并以此来构建场景、编织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思 想,使得《不舍昼夜》这部作品呈现出足够的可读性与 丰富的可阐释性。

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王端午身上凝聚了千千 万万个打工人的优点和弱点:贫困、敏感、自尊,极力融 入社会,却又对社会保持警惕、怨恨家乡;永远被家乡 裹挟,抓住每一个机会逃离,却又被社会的浪头打回原 地,在义气中背叛,在堕落中飞升,在爱时掺杂着恨,在 生时思考着死。总的来说,王端午就是一个"不彻底的 人"。这一点,王端午的妻子冯素素也看出来了,在她 眼里, 王端午"想做好人, 却又干了坏事, 想做坏人又做 得不彻底"。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有时温 暖有时冷酷,有时纠结有时通透,有时善有时恶——当 然,大多数的"极致"并未表现在行动上,更多地是发生 在内心里。王端午是如此平凡、真实而普通,如你,如

小说中最令人称奇、也是最具现代主义特质的一 点,是作者在王端午"害死"弟弟之后,让他在哥哥的脑 中复活,并与之终生相伴。因此在王端午身上至少拥 有两重人格,在改名为李文艳和王端之后,又拥有了另 外两重人格。终其一生,多重人格一直在相互撕扯、争 夺,互有胜负,但最终王端午还是回归了最初的自我, 寻找到了精神的根。与此相似的还有王端午的妻子冯 素素。冯素素是书中极具个性的人物,她深受法国作 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影响,喜欢以"冯素素认为""在 冯素素看来"之类的口头禅与人沟通,仿佛冯素素不仅 仅是她,还代表了某一类人。这时的她是复数的、理性 的,而在成为王端午的妻子后,她会不自觉地以"我"为 主语来进行沟通和表达,这时的她是单数的、感性的。 她好像在体内安装了一套"装置",可以随时在两种身 份之间切换,这种特殊的设定使得冯素素的人物形象 独特鲜活,风姿卓异。



在小说中,王端午的成长与他的阅读史密切相关, 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他用以反省的思想资 源也来源于他读过的那些书。在王端午提到的几十部 书籍中,非常重要的是《卡门》《卡夫卡传》《西西弗神 话》《存在与虚无》《荒原狼》这几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 则是《西西弗神话》,这是王端午用以观照世界和解剖 自我的主要武器。西西弗的故事来源于希腊神话,据 说因得罪了诸神,西西弗被罚推一块巨石到山顶。巨 石沉重,山坡陡峭,每当他用尽全力即将抵达山顶时, 石头又会滚落山下。他只好重新再推一次,日复一日, 永无止境。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且无望 的重复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在《西西弗神话》中, 加缪对这个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加缪感兴趣的是在 回程时稍事休息中的西西弗。"我注意到此公再次下山 时,迈着沉重而均匀的步伐,走向他不知尽头的苦海。 这个时辰就像一次呼吸,恰如他的不幸肯定会再来,此 时此刻便是觉悟的时刻。在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息, 在他渐渐潜入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 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接着,加缪继续写道: "这则神话之所以悲壮,正因为神话的主人公是有意识 的。假如他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 苦难又在何方呢……无能为力却叛逆反抗,认识到自 己苦海无边的生存条件,他下山的时候,思考的正是这 种状况。洞察力既造成了他的烦忧,同时又消耗了他 的胜利。"加缪亲手为西西弗戴上了"荒诞英雄"的冠 冕,并得出结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在中国 神话中,也有一个与西西弗十分相近的人物,那就是吴 刚。吴刚被罚在月宫砍伐一株桂花树,其树随砍随合, 同样也是以一种永无休止的重复性劳动对其进行惩 罚。我们可以想象吴刚是快乐的吗?按照加缪开出的 "药方",吴刚在砍树的前中后期,都有足够的机会对其 命运进行反思,并从中发掘出乐趣和意义——即使最 终他发现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意义。马伯庸曾在小 说《太白金星有点烦》里,为吴刚设想过一种自我开解 的方式,那就是让吴刚在自己的"技艺"上获得慰藉: "我现在已经练到了随心而动、意到形成的境界,脑海 中有什么图像,手中就劈出什么裂隙。这手绝活,除了 我可没人能做到。"他怕李长庚不信,于是手起斧落, "咔嚓"一声,勾勒出一张苦闷疲惫、心事重重的老人面 孔,与李长庚神似。

《不舍昼夜》中的王端午,似乎可以被解读为当代 的吴刚、中国的西西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从故

乡到异乡,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从独身一人到为人 夫为人父,从想做一个不一样的自由的人到从心底里 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平庸的凡人, 王端午在不同的身份 中反复跳转,在无尽的漂泊、劳作、谎言、丧失、病痛、愧 疚、绝望中,不断反躬自省,抖落尘埃,艰难跋涉,接近 自我。尽管他最终发现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残酷的, 但最终他还是爱着这一切,不离不弃,不舍昼夜。这 爱,稀薄而强大,隐蔽而闪耀,微弱而亘古。

王端午憎恶他的故乡,但他后来发现故乡的野花 与风景其实很漂亮;王端午怨恨他的父亲,但他后来也 承认父亲其实是爱他的。在王端午的朋友圈里,既有 刘祖之这样背刺朋友的小人,也有李中标这样温厚、诚 挚的一生之友。处理弟弟和李文艳的死亡事件中,王 端午主动揽责,抱愧终生,何尝不是他对人类的爱、对 人性善的认同在隐秘地发挥着作用?对他来说,最大 的安慰来自于热烈的爱情,无论是宋小雨、阿霞还是后 来成为他妻子的冯素素,这些女性都让王端午体会到 了爱情的甜美、丰盈与复杂。在和冯素素的爱情中,王 端午甚至悟出:"爱,才是对死亡最有效的反抗。"

在《加缪手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荒谬当道,爱拯 救之。"爱就是荒诞世界里那道最珍贵、最迷人的光。 王十月在王端午身上,倾注了最多的情感与最大的创 造力,为当代文学的文学景观贡献了一个新鲜的形象: "不彻底的人",或可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加缪的 "局外人"互相参照。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时,我一直 在猜想作者会给王端午安排一个怎样的结局。如果要 是由我来写,可能会选择让王端午自我了结,毕竟在他 身上积压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很难处理他继续活下 去以后的生存问题。但作者选择让他在直播中忽然 "软软地瘫在地上","他最后的知觉,是裤裆一热,一泡 尿没有憋住",这种处理足够让人同情和遗憾,他的生 命止于生活的终结,而尚未抵达哲学的终结处。

(作者系广东作家)



■新作快评 孙频中篇小说《截岔往事》,《十月》2024年第4期

背起故乡面对新的生活

□万小川

"80后"作家孙频的新作《截岔往事》以山林、河流 和截岔(三河交汇处的盆地)为背景,述说了"我"的父 亲寻找杀父仇人的往事。以悬疑的手法刻画羁旅他乡 的山民、书写野性丰盈的山林故事,并非作者的初次 尝试。《截岔往事》的叙事模式使人联想到作者早前的 作品《以鸟兽之名》,但新作将焦点从外部世界转移到 迁徙者的柔软内心,着眼于"离乡"这个蕴含着更多情 绪的议题,呈现了山民离土断根的伤痛。这种伤痛不 仅侵蚀着淳朴的人心,还使原本亲密的同乡间泛起猜 忌的暗潮,继而引发错综交织的恩怨。

在孙频笔下,人性与自然是相通的。"截盆的性格 是豪爽、慷慨,还有点好斗。"这也是截盆人的性格特 征。然而,当读者随乡民们乘上父亲的木筏,切近热气腾 腾的日常交流时,会惊讶地发现小说中的人物缺乏"截 岔气质"。仿佛有一团云雾笼罩于人心之间,使乡情和信 任模糊不明——父亲心怀仇恨却不敢直言,只能一遍 遍翻看"生死簿"、喝闷酒;"我"爷爷被人杀害,乡亲们 却相互包庇,面对父亲时纠结、嗫嚅、心事重重。通过设 置叙述者"我",作者将小说的叙事时间延宕至大洪水

之后,迁徙已然发生,山民们割离故土,离开那片"豪 爽"之地,他们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改造、扭曲。

从离乡到离群,父亲逐渐变成一个孤独者。他在 文谷河上做筏头,为乡亲们提供交通便利,甚至愿意 搭载出殡队伍(此举被筏工们视为不祥),这是他与外 界交流的唯一途径。然而,父亲与他人的隔阂并未因此 而消融。当"我"的母亲发现父亲的秘密笔记本后,将 父亲热心助人的行为解读为寻觅复仇的契机;而乡亲 们本就心怀愧疚,对待父亲时态度谄媚而非真诚。母 亲将父亲送去呼家村的小教堂,试图让他学会宽恕, 但归来后的父亲却整日面带诡异的笑容,使人更加难 以捉摸其心理。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旁观视角,面对父 亲的扑朔迷离的内心,读者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一样 无能为力。作者时而渲染"生死簿"的可怕,时而又将 读者的猜测引向别处——父亲对"我"说:"你说人们 怎么都不相信,连你妈都不相信,我就是想为人们做点 好事,尤其想为截岔人做点好事。"小说的悬念不在于 "我"爷爷被杀害的谜团,而在于父亲那孤独而缠绕的

如果说,父亲是离乡人精神困境的透视,那么截盆 王就是豪爽、慷慨的原乡气质的象征。小说中,当"我" 泄露父亲的秘密后,截岔王挺身而出,以自戕来打破僵 局。此后,"生死簿"上的嫌疑人接二连三地到来,认领杀 害爷爷的罪孽,最终是李老汉揭示了真相,使父亲放下 执念。这一情节设置使人联想到民间文学"过五关斩六 将"的叙事结构。实际上,在描摹那些富有传奇经历的山 民时,作者同样构建了一种民间性的叙事语法,譬如,截 岔王"身高八尺,豹头环眼,两只拳头握起来的时候就 像左右各拎着一只铜锤",游家明"外号叫'滚刀 肉"……面对故乡失落、人性异化的现实时,作者呼唤民

小说最后,从唐朝始有的武元城也沉入水库,故 土的消沉无法挽回。武元城被淹没后,父亲时常自制 木筏,漂泊于烟波浩渺的水面,一叶扁舟,再次陷入 "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同于以往,此时的父亲不再 将乡亲视为仇敌,而是背负着垂垂老矣的故乡,去面 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 注

新时代的中篇小说的题材、表现方法以及思想情 感等,既与过去本土的文学经验和传统有密切关系, 也吸收了西方优秀的文学经验。新时代以来,国际国 内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在文学中得到反 映。因此,中篇小说也一定表达了与以往生活和艺术 并不相同的样貌。我试图通过对以下几部中篇小说的 分析,阐发梳理新时代以来中篇小说的成就。

莫言《晚熟的人》切近现实生活,以"我"的身份、 角度讲述故事,表达了他对生活介入的深度,同时有 很强的代人感和仿真性。这部作品集展现了莫言在变 与不变之间生长,他从容淡定地讲述故事,有着故事的 土地性、人物的多变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小说集凡 12篇,几乎都是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里成长的,我最 欣赏的是中篇小说《地主的眼神》。人心和人性与身份 没有关系,身份的认定是历史的范畴,与世道有关。地 主孙敬贤不是好人,通过他割地时看"我"的眼神就能看 到他的内心。孙敬贤的孙子孙雨来阳光、青春,热爱土 地、热爱乡村,要多打粮食,很像梁生宝的孙子。身份是 语言给定的,无论人还是社会,无论身份还是历史,都是 语言创造的,这也是词与物命名的关系。

阿来《蘑菇圈》是一部内容充沛而丰富的历史小 说,讲述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书写了商 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以及世道人心的改变。阿 妈斯炯经历了50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 的时间,足以让她阅尽沧海桑田。蘑菇圈生生不息地为

人类提供着美味的食物和生存的保障,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或相安无事。人生的况味,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命运中。 阿妈斯炯受尽人间困难,但她没有怨恨、没有仇恨,对人和事永远充满善意。她 随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关系,有她自己守护的秘密就心满意足 了。阿来小说中人的命运与况味,密切地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迁。

老宅既是祖上留下的基业,也是家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间;既是 具体的所指,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老宅里有数十年几代人的命运,那里的 谱系关系是个人肉身的来处,也是个人精神的归宿。麦家《老宅》写外公、母亲最 生动。但那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透露的是人生的虚无。故乡的故事没有惊涛 骇浪,但在老宅里却一波三折,比如买卖老宅、分配遗产等。传言老宅"闹鬼",母 亲独自一人入住,随身只带了外公外婆的遗照镜框。这似乎是篇写乡村往事的 怀旧小说,但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在一种看不见的对话中隐含了不同文明的 矛盾和交流,也隐含了对不同文明形态的包容和宽容。母亲的形象是集天地万 物于一体的"精灵",无畏无惧,凛然大义,有敬畏,有担当。老宅是母亲的化身。

沈念《龙舟》可以看作"主题写作",是建设美丽新乡村的故事,作品不仅提 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也继承了湘籍作家的传统和谱系。《龙舟》写到"现代性"和 "中国性"的关系,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从家乡亮灯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因 爷爷突然去世,他奔丧赶回家乡。"我"既不是"大学生村官",也不是"第一书 记",只是一个失去了爷爷的奔丧人。但他毕竟是亮灯村丁家的子孙,他决定暂 时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这是小说主角与亮灯村重新建立关系的开 始。"我"的重返故里,与那些建设美丽新乡村的"外来者"不同。首先,亮灯村是 他的家乡,爷爷刚刚去世,留下来合情合理;其次,这是一个学建筑的专业人 士,村里要改造老房子,这正是建筑师的专业;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目光所及, 一切都是他熟悉的事物,都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他对亮灯村的情感关系就这样 被呼唤出来,留在亮灯村也水到渠成。"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某种意义 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百年来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龙舟》用小说 的方式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和对新生活的向 往,并不意味着将过去全部抛弃或推倒重来,这些意象带着讲述者的观念一起

邓一光《深圳蓝》表面上写的是四个青年男女婚前婚后的情感纠葛。戴有 高、李爱、蔡张望、吕冬冬两男两女,在波澜不惊中写尽了城市青年的当代病。 这是小说实写的部分。但在实写部分的上空飘荡的,是一个关于深圳或关于当 下青年心理和精神状况的寓言。这几个人,无论物质生活状况如何,有多大的差 异性,他们的精神状况却出奇地一致。这是部相当现代、极具反讽意味的小说。 邓一光的小说经常游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传统,是因为他一直有对人生 存和精神状况的关怀;所谓现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抓住这个时代城市 人具有症候性的存在状态。

哲贵《微不足道的一切》开篇,失去自理能力的丁铁山被送进了养老院,不 到一个月因为打人被遣送回来。对于儿子丁小武来说,父亲由谁来照顾或怎样 照顾,是必须做的"命题作文"。丁小武的妻子柯又红曾在婚前因换房事件未与 丁铁山结仇,有了这样的"前史",丁小武曾试探将父亲接到家里,柯又红表示 "门都没有"。丁小武搬离了家,一心一意照顾丁铁山,外人觉得这是丁小武在 照顾父亲,但丁小武朦胧地感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找回父亲,并以这种方式找回 自己。作品情节的发展让人感到步履维艰,小说最难的是转折,如何完成这个 转折是小说走向自然结束的关键。哲贵发现了"疾病的隐喻",疾病是家庭最凶 险的杀手,可以将一个幸福的家庭破坏得支离破碎。丁铁山的患病几乎毁掉 了儿子一家,但哲贵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疾病的隐喻"在这里 有了新解:面对疾病的巨大压力,所有的人终归于善,过去的一切都"微不足 道",人心因善而与往事干杯。

蔡东《来访者》的讲述者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或治疗者,她的对象名曰 江恺。这是一篇平行视角讲述的小说。庄玉茹是江恺的阳光,终要照耀到江恺内 心的黑暗处。她不是抽象的理解和同情,而要通过具体的细节和办法让这个貌 似"活得不错的人"走出黑暗。对于作家来说,更要关心怎样塑造他的人物,怎样 让事件具有文学性。庄玉茹陪江恺回老家洛阳是小说最重要的情节。时间回溯, 江恺重新经历了过去,那些美好与不快逐一重临,那扇关闭的心灵大门终于重 启。他们来到白马寺,寺门已关,游荡中发现一家小酒馆,寻常生活场景弥漫的 温暖、温馨和精致,让人怦然心动。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艺术疗愈,庄 玉茹对生活的爱意置换了江恺过去的创伤记忆。在一次访谈中蔡东说:"对日常 持久的热情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发现,才是小说家真正的家底。""意义不在重 大的事项里,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庸常中。"这不止是她的宣言,更是她在小说 中践行的生活信念。

董立勃《梅子与恰可拜》是一篇"承诺与等待的小说",表面上看是镇长、黄 成、恰可拜与梅子的故事。一个19岁的女知识青年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流 落新疆的大学生黄成偶然间救起了因遭到凌辱企图自杀的梅子,两人相爱并 希望在边地建起世外桃源,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黄成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 拖进了一辆大卡车。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恰可拜看到了这一切。黄成将梅子 托付给了恰可拜,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核"。"承诺和等待"就发生在这一刻。梅 子与黄成短暂美丽的爱情也从此幻化为一个"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黄成仅 在梅子的回忆中出现,此后便被"放逐"出故事之外;小说中真正直接与梅子 构成关系的是说着突厥语的土著猎人恰可拜,从他承诺照顾梅子的那一刻 起,就是梅子的守护神。这是一篇充满"古典意味"的小说,等待与承诺的信守 给人一种久违之感。在董立勃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的传

新时代以来,值得关注的中篇小说还有陈应松《滚钩》、葛水平《成长》、弋 舟《所有路的尽头》、钟求是《我的对手》、林那北《镜子》、李凤群《良霞》、石一枫 《地球之眼》《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荆永鸣《较量》、林白《西北偏北之二三》、迟 子建《空色林澡屋》、宋小词《直立行走》、陈希我《父》、张楚《风中事》、杨小凡 《大学》、陈世旭《老玉戒指》、老藤《手杖》、杨晓升《龙头香》、孟小书《请为我喝 彩》《终极范特西》、马晓丽《手臂上的蓝玫瑰》、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王凯 《星光》、肖勤《你的名字》、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索南才让《月亮和大漂亮》、 须一瓜《邮差藤小玉》、盛可以《建筑心理学》、徐小斌《芭提雅——一部电视剧 的诞生》等。这个挂一漏万的名单还有很长,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中篇 小说的创作成就。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时代中篇 时 小 说 观